

## 发郊/柏拉图之镜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77748)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277748>.

Rating:	<a href="#">Mature</a>
Archive Warning:	<a href="#">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a>
Category:	<a href="#">Multi</a>
Fandom:	<a href="#">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a>
Relationship: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 <a href="#">发郊</a> , <a href="#">姬屋藏郊</a>
Character:	<a href="#">King Wu of Zhou   Ji Fa, Yin Jiao (Creation of the Gods)</a>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3 of <a href="#">我是公主 这是我的武王哥</a>
Stats:	Published: 2023-09-23 Updated: 2023-10-30 Words: 23,981 Chapters: 3/4

## 发郊/柏拉图之镜

by [AntaresCapture](#)

### Summary

summary：殷郊想法设法地不和自己的男朋友上床。

\*非典型单性转

\*本质是一篇傻黄甜推拉文学 没有一点逻辑

# Chapter 1

1.

殷郊饶有兴趣地望着台上正在一边弹着吉他一边唱歌的男生。

人们常说昏暗的场景中，灯光会给人蒙上一层滤镜，酒精促使荷尔蒙溢出，所以在夜店里很容易滋生虚假的情意，多半是和肉体情欲之间有关。很明显她此刻就受这种外界因素影响，当然也有可能是这名男生确实比起其他寻常乐队驻唱显得相当的清新脱俗。

殷娇一开始听着他在用低沉的声音唱着不知所谓的歌词，她对着表弟皱眉道：“我的天啊，怎么呼麦都用上了？蒙包相会？”

“那是敖包相会。”姜文焕纠正道。

“好好好——”殷郊不欲和自己这个成绩优异见多识广的表弟争辩，他说的肯定是对的。

随后背景音突然由蚊子一般又低又令人烦躁的嗡鸣突然尖锐明亮了起来，留着长发，眉目俊朗英挺的男生弹吉他的动作突然又漫不经心变得激动起来，大声地吼着：“谁要是爱上我！我就让谁倒霉！”

姜文焕被这句歌词给逗笑了，正准备和表姐吐槽一下这究竟是怎么一首奇妙的歌曲，却见表姐撑着脑袋，饶有兴致地盯着台上那个人。她的眼睛里亮晶晶的，一双天生的含情目映出的情感投射出刺眼的、不明真假的深情，仿佛已经爱了那个人上千年。

“是吗？”殷郊手指无意识地在自己脸颊上敲着，嘴角咧出一个真心的笑，“他要怎么让我倒霉？”

姜文焕眉头皱了起来：“喂——你不会真的……？”

“只是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殷郊慢吞吞说道，“交朋友你也要管？”

“你交朋友我当然管不着。”姜文焕沉声道，“只不过姑姑说了，让我盯着点你，别被骗了，那男的看起来能一晚上就把你骗得底裤都不剩。”

“我有那么傻吗？”殷郊语气里带了点怒意，又面色稍霁，讨娇道，“表弟我这次一定不会被骗，我一定把他玩得团团转。”

姜文焕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过了一会见台上男生已经换了一首稍微舒缓点的曲子，他虽然穿着一件无袖背心，外套被老实地捆在腰间，眉目低垂，但嘴唇微微撅起来的时候看着确实纯良无害。但身为男人的姜文焕哪能不知道有些人天生善于伪装的本领，知道现在姑娘不吃渣得明明白白，危房摇摇欲坠这款了，便开始伪装得憨厚老实，温水煮青蛙，在某个特定时间暴露本性。

姜文焕一时间揣摩不出这个人是怎么一副性格，他唱歌唱得太投入了，一个劲地盯着自己的吉他看，看白净手指拨弄琴弦发出泠泠声响。那眼神太过于柔情似水，能够从空荡荡的目光，随心所欲的拨弦手势中品出一点煽情的味道来，仿佛这把看起来价值不超过 200 块的破吉他是他此生最爱，他在自己的爱人身上流连忘返，都来不及瞅一眼这位在这个场内被无数人明里暗里瞟过的美人。

殷郊站起来，她从小就生得好看，家庭富裕给予她娇贵的底气，整个人就是在鲜花和赞美

的拥簇中自由生长，自然她也能毫不吝啬于给予他人掌声。原本充斥着歌声、琴声和隐隐交谈声的室内传来有节奏的鼓掌声，角落里熠熠生辉的明珠站起来给这位歌手鼓掌，面上充斥着欣赏的笑意。

姜文焕从来不会觉得殷郊做什么事会让气氛尴尬，毕竟她的面上的赞扬太过于自然，正如同天真赤诚的小孩在瞪大眼睛，见识着自己从未遇及的新世界，情不自禁地惊呼着。但是此刻气氛突然凝滞住了，男生拨弦的动作停了，终于舍得抬起头来朝他们所在的方位看，首先还是不受控制地在殷郊身上停留了片刻，随后又若无其事地开始继续弹琴，只不过被打断思绪后又换了一首歌。

殷郊见男生只是轻轻扫了自己一眼，面上有点挂不住，回过头来小声问姜文焕：“我今天妆花了？”

“没有。”姜文焕盯着殷郊那张就算是夹杂着愠怒也只能把面色衬托得更为鲜明生动的一张脸，心里也觉得这小子属实不识好歹，虽然由此可见确实不是个骗子了——当然如果是欲迎还拒当他没说，“你就算不化妆也不应该这样。”

殷郊表面上镇定，实则还是有点不爽，我就给他鼓个掌而已，又不代表我真的爱上他了，他那爱搭不理的样子什么意思？她心里气呼呼地想着，目光如炬般在他身上扫射着，几乎要将这个人身上用眼神戳出一个洞来。那个男生依旧如同老僧坐定，八方不动，一曲毕后这才稳稳地鞠躬、致谢、下台，一串动作行云流水。

她坐不住了，连忙摸起手机就过去寻人。姜文焕愣了片刻，准备跟过去，却见两个人都如同一缕风般消失无际，只能放弃，罢了罢了，应该也不会怎么吃亏罢？

殷郊一路从人群中绕来绕去，终于在昏暗的走廊深处被一个人挡住了。男生提着吉他盒，懒懒地靠在墙边，神色晦暗不明地盯着她。她看不清楚男生的脸，一时间心里升腾起一种怪异的感觉，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你找我有什么事？”男生问道，他的声音很清冽。

殷郊眼睛微微眯起来，一点点光线尽投射在她的脸上了，她的眼前一阵眩光，压根看不清楚对方的面容，读不出对方平静的语气中搭配着什么样的神情。她总觉得这种自己在明敌在暗的交流模式很是不公平，但还是很理直气壮道：“我就觉得你唱歌挺好听的，想认识你。”

“是吗？”男生微微一笑，“那就不用了，因为我已经认识你了。”

殷郊错愕地瞪大了眼睛，脑海里浮现出许多个人影，都和这个男生对不上号，她又开始不确定起来，这人是真认识她，还是在说一些似有似无的暧昧话？

她蛮横道：“可是不认识你，你该自我介绍一下吧？”

她听到男生在笑，声音低低的，像有人不断轻轻地在她的耳膜上击鼓，在笑声中又掺杂着微不可闻的叹息：“明明是你先来找我的，好不讲理……罢了。”

“我是姬发。”他一字一句道，“你还有什么事吗？”

殷郊一阵头痛，她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没话找话的尴尬，心里渐渐涌上一阵恼怒，但又不得不压着这股无名火，只能蹙眉道：“你刚才唱的什么？”

姬发很有耐心地问道：“哪首？”

“就是那个什么……”殷郊撇了撇嘴巴，眼睛往另一边看去，这才想起来刚才那句很炸裂的歌词，模仿着姬发的唱腔，“谁要是爱上我，我就让谁倒霉！”

这首歌被她用脆生生的声音这么低声喊出来，听得姬发忍俊不禁，他低低地笑出声来，殷郊此刻才闻到他身上有淡淡的酒精味。

“狐狸。”姬发说道，目光又看了过来，“你还有什么事么？”

殷郊睁大了眼睛，她有那么一瞬间以为那两个字是姬发在进行自我介绍。她已经习惯了被人当成掌上明珠一般捧着，没想到这个叫姬发的男生对她的容貌压根不为所动，别说把目光一直投射在她身上了，甚至目光很是矜持地没有多看几眼。

她顿时起了兴致来，她说：“你为什么不敢看我？莫非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姬发眉头挑了挑，微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没在看你？”

“直觉。”殷郊轻轻哼了一声。

姬发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过了好久才回复道：“也许是其他人在凝视你的时候，总会有别的意图，相比之下你才会觉得我的注视似有似无。”

殷郊追问道：“意思是你对我没有什么想法么？”

姬发被这番太过于直白的追问噎了一下，停顿了片刻这才语气平缓地问道：“难道你其实很享受这种被人用有所图谋的目光注视的感觉？”

殷郊愣了一下，她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却见姬发的目光直勾勾地望过来，他分明比殷郊还矮个头，头没动，只是用上目线静静地望着她。此刻走廊尽头一簇暗红色的光打在他的脸上，光斑在他的脸上印上忽明忽暗的痕迹，比她生得看起来更为温和的一张脸此刻却伴随着他的眼神变化一下子呈现出冷冽的峻峭来，他仿佛化身为一只豹子，匍匐在近在咫尺的暗处，等待能够将猎物脆弱的脖颈咬断的机会。

殷郊的呼吸停滞了片刻，她眉头警惕地皱了起来，生理反应让她向后退了一步，下意识去拒绝这太过于危险的距离给她带来的不安体验。姬发嘴角噙着不明意义的笑容，这才也跟着后退了一步，笑着说道：“这就受不了了？”

殷郊骤然喘了一口气，反应过来后这才蹙眉道：“谁受不了了？”

“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姬发把之前殷郊问过他的这个问题又扔了回来，殷郊一时间答不上来，没好意思承认她是被吓到了，更没好意思说另外一层思绪，只能瞪着一双大眼睛，用不服气的眼神瞅着他。

姬发拍了拍自己的吉他，道：“我要走了，你是想和我一起么？”

殷郊震惊于他说话的直白，语气里透露出嫌弃：“你对每个过来找你说话的女生都这么说？”

“怎么会？”姬发意外地挑了挑眉头，为自己辩解道，“我只是看你一副对我念念不舍的样子，礼貌性问下。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你和你朋友在这里慢慢喝吧，账记我身上就行。”说罢他就朝她挥挥手，背着自己的吉他径直从后门走了。殷郊的目光紧紧地盯着姬发的背影，宽大，精瘦，浑身上下洋溢着随性的气质，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松弛，就连不痴迷于她这点也展现得毫无保留。

姜文焕一个人喝得头昏脑胀，也不忘帮忙把上来问“刚才那个美女有没有对象”的搭讪男人给打发走，见她脸色阴沉地回来，也是意外地眉头跳了跳，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真有对自己表姐美貌不为所动的男人。

“也许是他有对象了呢？”姜文焕安慰她道，又碰了碰桌上残存的一杯酒，“别纠结了，喝了

这杯咱们该回家了，刚才姑姑给我打电话了。”

殷郊一听到妈妈给姜文焕打了电话问他俩现在在哪里这才神色稍微缓和了一点，她慢悠悠地抿着冰凉的酒液，实不相瞒，这玩意可真难喝，人们喜欢喝这个是在追求什么？

殷郊低声道：“他确实没有说错。”

姜文焕侧过头来，一脸疑惑地洗耳恭听。

“他说……我是个很享受别人注视的人。”

“这有什么？”姜文焕不以为然，“大家都喜欢被夸奖，被赞扬，这多正常。”

“不是。”殷郊感觉到酒精逐渐在自己的血管里蔓延开，此刻自己变得格外兴奋，思绪也活跃跳脱了起来，“我享受有人怀着……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是审视？还是什么？总之就是不纯洁的目光盯着我，会让我有种我的魅力被认可的愉悦感。”

姜文焕错愕地盯着她，眉头皱了起来：“那不就是意淫？你居然会享受这种事吗？”他表面上镇定，实则已经准备给姑姑打小报告了，殷郊是个男的也就算了——不对，男生也不能这样啊？总之就是非常不安全、不健康的一种想法。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一系列天真单纯失足少女的形象，顿时开始后背发麻。

殷郊倒没有往那种层面想，她满脑子都是方才姬发凝视着自己的眼神。

殷郊虽然某些地方单纯，但毕竟也不是傻子，美貌的人总是得有能匹配这容颜的脑子，否则这二十年来被骗的次数值得她成为反诈中心的宣传人。她不是分不清有些男人朝他投来的怪异眼神，那些东西给予她如同苔藓附身于皮肉之上般的潮湿阴暗。但她觉得姬发的目光非常的恐怖，那是百慕大三角，是深海的断崖，是一切未知又能吸纳万物的危险领域，很明显她就被吸进去了，她读出了姬发装腔作势的冷漠中的暗流涌动，男人们一向喜好看似清纯的荡妇，她一下子就对这种概念产生了新的理解，他分明就是在钓她！这种令人浑身颤栗的感觉让她仿佛经历了一次性高潮。他怎么能用那种目光瞧着她？她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在习惯了怀着爱慕的偷偷注视后，这种如同入室抢劫一般冷漠又轰轰烈烈的情绪让她一下子心被捏紧了，不知道是酸涩还是甜蜜的汁水被攥着挤了出来，随后涌上来的就是急剧的兴奋，她的身体一触即燃，那一瞬间甚至有俯身含住他嘴唇，观察他反应的冲动。

她的身体和脑子兴奋地叫着：他怎么这么能装？！

她对姜文焕宣布道：“我明天还要来这里。”

姜文焕觉得她这是喝醉了，无奈道：“大小姐，明天又要让我装你对象么？”

殷郊微笑道：“谁说的？我是来给你找姐夫的。”

姜文焕惊讶：“真瞧上那个要让你倒霉的了？”

“倒也不是。”殷郊将自己的长发缠绕在手指上，蜿蜒着绕来绕去，漫不经心道，“想看有些人能嘴硬到什么时候。”

第二天殷郊果然带着姜文焕准时准点坐在了老位置上，这次十分慷慨地买了最贵的套餐。

等殷郊来之前，姜文焕疯狂给自己的好朋友鄂顺吐槽：我的天啊，我表姐疯了，一晚上——哦不，应该就半个小时！就爱上了一个破弹琴的，唱些莫名其妙的歌，真不敢想象我姑姑、姑父知道后会怎么样！

鄂顺也是有姐姐的人，很是理解姜文焕的纠结、痛心疾首，更何况殷郊姐姐是 24k 纯白富美，要是真的被穷小子骗走了那可怎么办？于是他给姜文焕出了一系列如何识人、整人的损招，劝道，你一定要放弃所谓面子，就是要当个恶人！如果他连这点小小的折磨都受不了，以后指不定怎么磋磨殷表姐呢！

比起昨天的青春女大风，殷郊今日打扮得很是绚丽夺目，一席缎面黑色长裙，蜜色的肌肤在昏暗灯光的映射下闪着细细光泽，头发卷成波浪一般柔顺的弧度，妆容精致得还以为这是要去奔赴时装周坐在第一排看秀，不用凑近都知道浑身上下一定散发着幽幽香气。

姜文焕帮忙顶住周围人打量的目光，直接找了酒保过来：“你们这驻唱的是谁？让他过来。”

他俩甫一进场就吸引了老板的惶恐目光，两位俊男美女戴着墨镜走进来，这位大少爷一来就联系人要包场，倒是旁边的大小姐摇了摇头，满面天真道：“人多不是更好玩？”

姜文焕能被她给气死，道：“那行吧，我把我朋友叫过来，我怕我喝多了管不住你。”

“你为什么要管我？”殷郊的目光在舞台上流连着，撑着下巴敷衍道，“我又不会拉着人去开房。”

我这是怕你被人拉去开房！姜文焕急得就差把这句话吼出来了，他连忙在群里摇人，说他姐要为爱发狂了，来个人来救救他！他不想被姑姑和爸爸男女混合双打！

他的好朋友鄂顺马上回应他，我正在外面吃烤串呢，马上来。等他拉着苏全孝，苏全孝带着崇应彪和已经放凉的烤串姗姗来迟时，姬发已经在上面弹唱了，只见角落里姜文焕正警惕地盯着殷郊，而殷郊则目光黏在了姬发身上，翘着二郎腿慢悠悠地给他鼓掌。

鄂顺憨笑着对殷郊非常乖巧地叫了一声“殷姐姐”，这才挤过到姜文焕身边，也跟着打量起这传说中要把白富美公主拐跑的“黄毛”，真诚问道：“你觉得他会骑鬼火摩托吗？他会问你姑父摩托车能不能停在楼下吗？”

姜文焕满脸冷漠：“我敢发誓，他要敢对我姑父这么说，我姑父真的会抽死他。”

“好了好了，先吃点东西。”鄂顺道，“你们就干喝酒的？这样多难受，醉得也快。”

姜文焕幽幽地说道：“可能有些人就是想喝醉呢。”

殷郊说：“我酒量还行，是你想喝醉吗？你叫朋友来就是为了把你抬走的吧？”

姜文焕无语得几乎不想说话，开始闷声吃已经放凉，口感变得很奇怪的烤串来，最后还是忍不住问殷郊：“姐，你吃么？没吃饭喝酒对胃不好。”

这时姬发刚好被酒保迎着从台上邀过来，被三令五申恳求一定要顺着这位不知道为什么看上他的大小姐的意思来。他脸上挂着意味不明的笑容慢慢走过来，背上仍然挂着那把吉他，今天倒是穿了一件普通灰色卫衣，一看就充满了学生气息，和这边两位看着有点来着不善的黑衣姐弟和他们的保镖们格格不入。

苏全孝和崇应彪在姜文焕凝重的目光以及鄂顺来之前疯狂渲染的恐怖氛围中已经对这个看起来很是温和的年轻人留下了不太和谐的印象，这下被人用审视目光打量的对象被换成了

姬发。他顶着这种目光倒也不慌乱，微笑着坐在了殷郊的对面，问道：“殷小姐，找我有何事吗？”

殷郊眯着眼睛看着姬发装腔作势，道：“也没啥事，就是觉得你人有意思，让你过来陪我喝酒。”

“这是你的男朋友们？”姬发顺势端着酒杯，似笑非笑道，“还是说，男宠们？这么多男人，还缺我一个人么？”

殷郊敏锐地察觉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拈酸味，见他终于是装不下去了，心里更是得意：“这是我表弟和他同学们，怎么，这也能醋？”

“我哪能呢，”姬发脸上还是挂着笑，只是隐隐有点绷不住了，“我和殷小姐也就见过一次面，没什么机会拈酸吃醋。”

姜文焕和鄂顺等人骤然发现自己成为了他俩推拉的一环，原本还想替自己辩解一下的鄂顺顿时不敢说话了，一个劲地捡着果盘里的哈密瓜吃，和苏全孝、崇应彪窃窃私语：“这个果盘还蛮好吃的，不愧99一盘。”

崇应彪道：“姜文焕好歹也请我们吃这么贵的果盘了，我们还是帮忙看看这人咋样吧，你也知道，有些道上人惯是会哄人。”

于是崇应彪清了清喉咙：“好了好了，姜文焕你不是说来玩游戏的吗？殷表姐和这位朋友要加入我们吗？”

殷郊没拒绝，悠闲地叉了一块西瓜吃，姬发察觉到来者不善，但还是点点头：“我现在没有做主的权利，殷小姐要玩那我也参加吧。”

崇应彪家庭环境复杂，一向很会辨别绿茶，他几乎要被这股熟悉的味道熏晕，就算素未谋面也对此人心生不满起来，于是很有攻击性地选了一个酒桌经典破冰游戏：我有你没有。游戏规则是众人伸出五根手指，轮流说出认为自己做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当一个人说时，其余参与者若没做过就弯一根手指；若有同样经历，则不需要弯手指，需要喝一杯酒。

这确实是个很容易在短时间内窥见一个陌生人的生活、情感经历的一种好方式，又没有像真心话大冒险那般太过于直白，姜文焕不由得对崇应彪竖起大拇指，用眼神暗示他的兄弟们：待会说一些能够探出他老底的问题！

从崇应彪这里先开始，他道：“我有过喜欢的人。”

姬发弯了一根手指。

崇应彪的目光紧紧盯着他的手，连忙追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没有过喜欢的人，还是说你正在喜欢一个人？”

姬发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朝同样好奇地盯着这边的殷郊扫了一眼，平静道：“这位同学，这不是真心话大冒险吧？”

崇应彪被堵得没话说，心里警铃大作，连忙给姜文焕使眼色：我就说对啊，此男不简！

接下来轮到了鄂顺，他思考了半天，很是自信道：“我六级 600 分！”

姜文焕要被他气死了！一个劲地瞪着他：你问的什么东西？谁问你这个了？

姬发很明显没动手指，露出一抹浅浅的笑意来。

崇应彪骂骂咧咧着：“行了行了，考个 600 分说一年了，真是巴不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殷郊倒是弯下一根手指来，脸色有点难看地把酒灌下去。姜文焕知道自己这个表姐侥幸擦线过的，为了安抚殷郊的大小姐脾气，便把矛头对准姬发，微笑道：“这位兄弟在哪里上学呢？成绩还挺不错的。”

姬发谦虚道：“就是隔壁的朝歌大学，六级也是学了挺久才考上 650 的。”

姜文焕震撼，居然也是朝歌大学的？他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此等人物？不对，朝歌大学的尖子生怎么会跑夜店来驻唱？他纠结了半天，觉得自己不该进行职业歧视，万一人家就打零工的呢？但是为什么不去做更赚钱的家教之类的活？哦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姑父绝对看不上这种穷到需要到夜店去勤工俭学的女婿……他陷入了混乱的思绪中，却听到鄂顺和苏全孝已经炸开锅了，纷纷问他是哪个院哪个专业的，居然是同校的同学，以后有机会来照顾生意云云。

姬发很有耐心地一一回复，随后又笑道：“这家店又不是我开的，我来帮我朋友驻唱的，因为他说我比较便宜，不用白不用。”

苏全孝道：“确实，姬发你挺帅的，挺多人为了你过来的，就比如说……”

他那个音节还没来得及发出来就被姜文焕用冷飕飕的目光压制住了，他及时选择了闭嘴，下意识瞥了一眼姜文焕这位和自己妹妹美得不相上下的表姐，她面上挂着淡淡的笑意，慢悠悠地吃着赠送的小零食，仿佛今天只是和他们进行拼座的路人。

这下又轮到苏全孝了，他没玩过这种游戏，也不好意思针对才认识的人挺不错的校友，只能支支吾吾道：“额……我有哥哥和妹妹，我在家里排行老二。”

姬发又弯了一根手指，笑呵呵道：“真巧，我在家也排老二。”

姜文焕懒得去瞪苏全孝了，只能自己出马，几乎是点名道姓道：“我没有想追在座的人。”

所有人弯了手指，只有姬发和殷郊岿然不动。

姬发扶在酒杯上的手指动了动，终于是流露出一丝含着惊讶的神色，直勾勾地盯着神色镇定的殷郊看，只见殷郊捋了捋自己的头发，把垂在胸前的长发拨到肩膀后面去，端起酒杯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来：“姬发，我俩不干个杯？”

“可以。”姬发抿了抿嘴唇，酒杯碰撞之间发出脆响，他的喉结上下翻滚，动作十分利落地把冰凉的酒液灌下肠胃，他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殷郊看，只见她嘴唇轻轻贴着杯沿，透明的酒液沾湿了鲜红的嘴唇，脖颈线条也随着吞咽动作浮动着。他眯着眼睛盯着她脖子中间一块小小的凸起看，过了好一会才把目光重新投射到含着水光的眼睛上。

姜文焕不敢说话了，明明这两个人目光都没怎么对接，怎么就能感受到一股摩擦生热的电光火石？仿佛夜色中属于成年人的欲念升腾而起，两个人之间形成隐蔽的结界，一切喧哗声都攻不破，只能在彼此之间感受到剧烈的心跳声。

此刻舞台上又开始有人接替姬发的位置去唱歌，舒缓的歌声流水一般涌上来，姬发随着跳动的音符、节拍头轻轻点着，他的面上浮上一抹酒意熏出来的绯红，眼神不偏不倚地投注在殷郊的身上，依旧是上次那种镇定又别有深意的目光。

他的目光像一道钩子。殷郊呼吸一下子变得急促起来，酒精让她的理智稍微崩溃了一瞬间，她的心跳随着如同阶梯一般的逐渐递进的伴奏而越发激烈，直到音乐到达最高潮的时候，她的脑子里拥有了同样的错觉，一下子炸开了，火星终于成了燎原火。

她猛地一下站起来，平复着自己的呼吸，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姬发，我要去吃烤串。”



姬发愣了一下，随后马上提上自己的吉他，笑道：“好啊。”

直到两个人都有点脚步不稳地出门后，姜文焕都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目光含着震惊地环绕了一圈，问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崇应彪冷不丁接话：“你姐把那个卖唱的拐跑了。”

苏全孝有点不满道：“你说得多难听啊，什么卖唱的，姬发哥人挺好的。”

鄂顺安抚地拍了拍姜文焕的背：“算了吧！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俩挺配的！你回去替姬发多美言几句，让伯父伯母就同意这桩婚事了吧！”

3.

姬发很久以前看过《罗马假日》，他觉得男主可真是幸运，能邂逅美丽的公主，在最浪漫的地方萌生爱情。此刻他也有了自己穿越到了罗马的错觉，公主穿着黑色的礼服裙和他私奔了，要去吃最不符合她这身气质的烤串。

殷郊很少来这种露天的烧烤摊，此处烟雾缭绕，到处都是油烟味和烟草燃烧的刺鼻味道，哦，还隐隐有人吐过后的酒味。他们的头顶上挂着忽明忽暗的黄色灯光，殷郊的脸在这种死亡的顶光中都难掩丽色，睫毛在面容上投下一道狭长的阴影，盖住了她那双含情目中想要表达的情绪。她矜持地端坐在那里，没人敢上去搭话，因为她的对面放着一只沉默的吉他，人们只能看着那位穿着灰色卫衣的男生端着盘子过来问：“有没有忌口？”

殷郊摇头，过了一会又急切地点头：“我不吃葱姜蒜。”

姬发愣了一下，这才笑了起来：“那些是调味料。”

“调味料也不行。”殷郊仿佛是在刁难他，笑着托着脸瞅他。

“好吧。”姬发仿佛就不会拒绝人一般，转过头十分认真地给老板说道，“不要葱姜蒜，少放辣椒，来两瓶……牛奶？”

殷郊纳闷地问：“要牛奶干什么？”

“解酒啊。”姬发擦了擦手，坐回来给她耐心地解释，“我感觉你喝多了。”

“我没有。”殷郊蹙眉替自己争辩道，“而且就算喝多了又会怎么样？”

“我怕你表弟着急。”姬发说，“他刚才一直把我当敌人一般瞅着，我也蛮害怕的，生怕他买凶杀人。”

“哦——”殷郊语气拖长了，意味深长道，“可能是怕你把我拉去开房吧。”

姬发正在喝柠檬水，被这番很直白的话给吓呛到了，无奈道：“这恐怕得看你的意思吧，我说了我是做不了主的。”

殷郊感受到了这无形的吊钩，他就是这种人，分明是自己想做这件事，但却要把话柄扔给自己，美其名曰是要让她做主。果然人们享受暧昧的本质就是在享受这种双方都不愿意说清道明的推拉感，可以说是不愿意负责，也可以说是不愿意认输，果然是人类本能的一种

竞争欲。她不愿意主动踏出危险的一步，又害怕姬发也只是隔岸观火，她道：“先吃东西吧。”

殷郊穿着一身领口不太高的裙子，她把头发往背后撩，左手捂着胸口，慢悠悠地吃着油滋滋的烤五花肉，评价道：“还不错，就是有点辣。”她这句话十分坦诚，因为她的一张薄唇肉眼可见地肿了起来，嘴微微张开，蹙着眉头“嘶嘶”地吐着气，像是一条蛇在危险又惑人地吐着信子。

姬发默不作声地给她把牛奶吸管插好了递过去，突然开始自言自语：“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姜文焕是你的男朋友。”

殷郊顿了一下，等待喉咙里被灼烧的感觉过去之后才缓慢地开口：“这就是你那天对我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的理由？”

“是，也不是。”姬发带着手套给她剥小龙虾——他特意点的蒜香口味，垂眸的时候看着竟然有点楚楚可怜，“我说过了，我认识你比你知道我还早。”

殷郊毫不客气地将姬发剥好的小龙虾塞进嘴里，她从来没吃过这种街头小吃，原先有些惴惴不安，如今一进嘴竟然味道相当不错，浓郁的汤汁在嘴里随着咀嚼的动作爆开，香气四溢。她等这人生中头一只小龙虾下肚后这才道：“我还以为你对我是一见钟情呢，没想到是早有图谋。”

“其实就是一见钟情。”姬发道，“只不过我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容易，让我感觉我好像在做梦，有点恍惚。”

“什么来得容易？”殷郊喝了一杯柠檬水，此刻感觉脑子清醒多了，“你以为我答应和你谈恋爱了？还是说我想现在就和你去开房？”

“那倒没有，我可不敢奢望这个。”姬发的目光又望了过来，此刻却是含着直白的脉脉，几乎给殷郊盯得感觉自己身上烧起来了，“我是说让你认识我这件事来得太轻易了，是不是证明其实我俩很有缘分？”

殷郊没否认，从喉咙里挤出一个“嗯”，轻描淡写道：“确实很循序渐进，昨天知道你的名字，今天出来吃饭，明天开房？”

“你这是循的哪门子序？”姬发失笑道，“是不是错过了太多步骤了？谁谈恋爱一来就开房的？”

殷郊露出一个带着恶意的笑来：“我刚刚说的可不是谈恋爱的步骤。”

姬发面色僵住了，过了半晌这才抬起头来，神色缓缓地沉了下去：“你是想维持那种关系？”

“哪种？”殷郊故作惊讶道，“我和你开玩笑呢，我对那种事没有兴趣，你别一脸被我欺骗了感情的表情。”

两个人之间的暗流涌动又随着这句不明意义的玩笑话寂静了下来，殷郊当然不会觉得姬发会因为自己的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给吓跑了，她对自己一向是充满了自信，仿佛能够用钩子把一个人勾住是她从娘胎里就拿心应手的事。

两个人貌似都忘了刚刚在酒吧里发生的一切，就像殷郊理解的追求和寻常意义的追求不是一回事，她只是屈尊降贵地给予姬发一点贴近她的机会。她当然没好意思承认自己其实一看到姬发就开始浑身发痒，仿佛是被封印在咒符中的妖精，被关在暗不见人的深山中上千年，姬发就是那个不小心破除了这道诅咒的无辜过客。姬发对她可以说是无微不至，随后昨天那副装腔作势让她心生不虞，但他目光中明晃晃的欲求又让她心中飘飘然，她可太享

受这种有人把自己当成公主一般捧在手心的感觉了，他是一名忠诚的守卫、骑士，就算别有用意，至少面上总是一味地护在自己的跟前。

母亲曾经告诉过她，如果要谈恋爱的话，至少要找爱着自己的人，而不是自己爱的人，此刻她顿悟了这么一句看似没头没脑的道理。她不敢保证她对才认识一天的姬发有多么的喜欢，但是她感受到了姬发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汹涌爱意，将她淹没，让她在那一瞬间失去呼吸的力气，她兴奋得手指都颤抖起来，忍不住赏给他一点甜头：“我们走吧？”

姬发还在闷闷地给她剥小龙虾，他就算心情不好也会尽力地去照顾她，包容她的坏心眼，闻言抬起头来疑惑地问道：“去哪里？”

“送我回去吧，”殷郊擦了擦嘴巴，又开始撩拨自己的头发，仿佛那一道道浓黑的发丝是姬发的心弦，“或者说……”

姬发语气淡淡道：“那还是送你回家吧。”

“你没带身份证么？”

姬发沉默了片刻，闭上眼睛，话语一字一句地从他嘴中跳出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了……”

好吧好吧好吧。殷郊也深知玩火自焚的道理，她又理所应当地站起身来，在街边等待姬发结完账，把吃剩的东西打包带走。她的身形高挑但是不细瘦，纤秾合度地被包裹在缎面的黑色长裙中，长发在风中摇曳着，静静地盯着姬发朝他走过来，一切的高高在上在她身上都被合理化。

殷郊报了个地址，离这里不是特别远，于是两个人默契地选择走过去。整条街道只能听到殷郊鞋底敲击路面的声音，她十分体贴地穿了平底鞋，两个人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其实基本上就是殷郊问话他回答，竟然也能有来有回地形成一种有趣的氛围，她无形之中被逗笑了几次，清脆的笑声在夜色中回荡着。

她问道：“你为什么要在这一唱歌？是不是平时有很多人来这就是为了看你？”

姬发克制地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回答：“就是那家酒吧是我朋友开的，我去帮忙唱歌，也不赚钱；也没有，我哪有这么大的魅力。”

“但我就是因为唱歌注意到你了。”

“我的荣幸？”姬发侧过头来，流露出真诚的笑意来，“原来男生确实得掌握几门技艺。”

“这么说你还会别的？”殷郊笑道，“比如？”

姬发谦虚道：“也没啥，就是比较擅长骑射。”

殷郊诧异地瞥了他一眼，这叫“也没啥”？她承认她被这副明目张胆的装逼给震慑到了，倒是小看了他。

随后她就开始听姬发讲他在老家西岐骑马射箭的故事，他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了自己的家乡，真挚地邀请殷郊有空回他老家去玩，尤其是小麦成熟的季节，金黄漫天，像潮水一样随风涌动着。

殷郊被打动了，也是真诚地答应了他。

两个人一路闲聊着，就走到了殷郊目前住的公寓这边。她从小养尊处优，自然是住不惯学校里的寝室，姜女士在她大一的时候就给租了一套公寓在学校附近。

姬发的步伐停留在楼下，他瞥了一眼安保设施齐全的大楼门口，道：“那我回去了？”

殷郊看了一眼手表，时针在往最上方的那个刻度挪移着，她恍然间觉得姬发像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十二点一到就会现出原形。她恍然间想到了自己方才说的玩笑话，问道：“不上去坐坐？这么晚了。”

姬发眼睛骤然眯了起来，两个人的目光在这明亮的大厅中擦出了若有若无的火星子，试图通过这道明晃晃的热意来揣测对方的心思。

呃，真是一名正人君子。殷郊心中默念了三声，音节一落地马上干净利落地转身，这时手腕却被姬发抓住了，整个人不稳地趔趄了一下。她瞳孔缩了缩，连忙含着余怒地去瞪着姬发，却见他抿着嘴唇，目光晦暗不明地注视着她：“不是邀请我上去么？”

上钩了。殷郊嘴唇微微张了张，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鱼开始在鱼钩上挣扎了。

两个人默不作声地上了电梯，分明是七月流火的季节，两个人却都闷出了一声薄汗来，殷郊的身体被这层热意沁出了淡淡的香气，在这狭小的空间逸散开来，又甜又腻的气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罂粟这种危险的植物来。殷郊的手指在身上轻轻地敲着，这种迫切又恐惧的感觉如同一根绳子，把她吊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但就是这种濒死一般的体验带给她全新的体验，她从中品味出了极度的乐趣。她在等姬发主动迈出那一步，他俩究竟谁是谁的猎物，这谁敢下明确的定义？

两个人站在门口的时候仿佛空气中有人一道隐隐的倒计时，直到锁“啪嗒”打开时归零，殷郊一踏进自己的地盘就整个人松弛下来，她漫不经心地靠在鞋柜边，一副主人家的游刃有余，不主动也不拒绝地等候着姬发的选择。

姬发静默了片刻，仿佛在压制着什么，随后他快步上前，一边用力地合上门，一边将殷郊压在门板上，他俩都没来得及开灯，不知从何而来的潮闷在他俩之间流淌着，殷郊被吓得急促地呼吸着，但一切都是她意料之中的事，就在她邀请姬发上楼的时候就会如同被书写在人生进程中发生，她满怀恶意地迎接着姬发忐忑不安的亲吻，他在嘴唇覆盖上来之前还在装腔作势地问她：“我可以吗？”

殷郊没有说话，只是沉默地认同着，这令姬发浑身都发热起来，他的手一边攥着殷郊的手腕，在那细腻的皮肤上暧昧地摩挲着，手上动作粗暴中掺杂着柔情，但嘴上却属于纯粹的掠夺了，他骨头中的掌控欲在此刻暴露了出来，他在本能中再也分不出空余的心思去掩饰这份容易令人惊吓害怕的情绪。

两个人就这么在玄关吻成一团，殷郊感觉浑身过电一般一个劲地往地上瘫，姬发用力地搂住了她的腰身，用一种很黏腻的吻法去勾她的嘴唇、舌头，手在腰间胡乱摸索着，很明显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了，整个人比殷郊还先陷入让人丧失理智的意乱情迷中。

他的手抚摸上了殷郊的胸口，他这才发现她的胸其实并不大，像少女一般微微凸起，一只手刚好包住，他犹豫地看了一眼殷郊在黑暗中只有水光有点存在感的眼睛，没敢多问，只能在她的脖颈处流连，亲吻殷郊喉间喉结一般的凸起，闷笑着：“原来你也有喉结。”

殷郊的身子骤然紧绷了起来，她沉默地聆听着姬发一个人随着欲火而溢出的喘息声，耳膜开始颤抖，身体器官伴随着这一声声闷哼而激动，尤其是代表着本能欲求的性器官。

她被亲得难耐地眯起了眼睛，感受到姬发浑身散发的热气，这个年龄的男生正是兴致最为勃发的时候，她的手贴在自己的腿边都能感受到姬发硬了，热意隔着几层布料传递过来，烫得她头皮都开始发麻。

她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下了一道残忍的旨意：“我们不能再继续了。”



## Chapter 2

### Chapter Notes

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notes](#)

4.

姬发的身子僵住了，抬起头来想去看殷郊此刻是以什么神色说出这句话的，害怕？慌张？冷漠？他如同被泼了一盆冷水，整个人沉寂了下来，脑子里翻涌着疑惑和意识到唐突后萌生的隐隐后悔。他往后退了一步，像一块被投入冰水中的烧红的铁，仍旧在喘息着，但他很快就收敛住了面上的欲色，手撑在墙壁上摸索着，打开了玄关的灯，他那张绯红但是充斥着平静的面容暴露在了殷郊面前。

殷郊仿佛是觉得刚才那句话有点太绝情了，面色发红地嗫嚅着补了一句：“如果你憋得难受……我可以用手或者嘴巴帮你。”

“没事的。”姬发顿了顿，随即温柔地说道，“你要是害怕，不愿意的话，我不会碰你的。我回去了，晚安。”

殷郊也是头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如坐针毡，明明是她方才一直在引导着姬发做出这种亲密的行为，现在翻脸不认人的又是她。姬发这么柔和的态度让她觉得恐慌，她宁愿姬发暴露出一点残暴的本性，她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和他打一架，然后宣布这辈子见到这个人我都要狠狠地揍他！但是姬发为什么对她这么好？无条件的，没有源头的百依百顺让她迷惑不解，她怕这潭平静的死水最后会形成一道漩涡，她将陷在里面不得逃脱。

我可真是个坏人！她谴责着自己，头一次流露出明晃晃的歉意来，道：“这么晚了，你还是留下来睡觉吧，有两个房间。”

姬发神色复杂地看了她一眼，又看着刚才激情之下被扔到地上的打包小龙虾，问道：“你会剥小龙虾吗？”

殷郊没懂话题是怎么牵扯到小龙虾上去的，下意识摇了摇头：“实不相瞒，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小龙虾。”

“那好吧。”姬发半蹲下来去捡那袋小龙虾，径直往厨房走，一拉开冰箱的时候他被吓了一跳，里面塞满了各种零食和饮料，这打包袋很难有立足之地。

殷郊尴尬地看着姬发开始帮她收拾冰箱，还帮她烧水泡蜂蜜水，一副已然是十佳好男友的模样。

姬发忙完的时候时间已经跳到了第二天，殷郊酒劲微微涌上来，已经开始趴在沙发上打瞌睡，半睡半醒之间她感觉到有人在自己耳边叹气，轻轻地抚摸着她的眼睛，手指捻着她的睫毛，自言自语道：“原来你的眼睛下面和额头上都有颗痣。”

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正躺在熟悉的被窝里，她的床单倒不符合传统中对女生的刻板印象，充斥着性冷淡风格的灰白色，正如同她的衣柜，除了黑白灰便是些微的青色点缀。她摸了摸自己身上，还穿着昨天睡着时穿的那条长裙，很明显这柔顺布料早已被她晚上不老实的动作给睡皱了。她撑着坠疼的脑子苦着脸给自己换上了平日里的家居服，准备吃点东西然后去洗漱，然后一进厨房就看到一个男的在洗菜盆边洗碗，她被吓了一个激灵，定睛一看才发现是姬发。

姬发十分自然地微笑着给他打招呼：“早上好呀，你头疼吗？”

殷郊后知后觉地摸了摸自己的头发，摇摇头又猛地开始点头，她把自己的头甩得开始发疼，苦着脸用指腹按着头皮。

“究竟疼不疼？”姬发失笑，正准备走过来查看情况，却又突然顿住了，一只手僵在半空中。殷郊虽然某种时候很迟钝，但此刻她又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细微的动作。

好吧，她心想着，也许我昨晚确实做了一件错事。

“吃饭吧。”姬发最后只是说了这么三个字。

宿醉让殷郊没有胃口去品尝这不知道从哪里买回来的热气腾腾的包子，实不相瞒，她在这里住了这么久，自己都不知道小区附近哪里有卖包子呢？她吃得相当墨迹，姬发都把桌子收拾好了她还在神色恹恹地扒拉着最后一点小米粥，仿佛那是一碗苦得要人命的药剂。

姬发很耐心地等着她，她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突然又起了坏心思。我的天呢，怎么

会有脾气这么好的男的？遇到这种人她反而会想去试探他的底线，他那种永远挂着温和笑意的脸上在什么情况下会露出怒火来？但很明显，不知道是针对她，还是他天生性格如此，姬发只是笑着问了一句：“殷郊，我待会可能有事，你能自己洗碗吗？”

殷郊愣了一下，嗔怪道：“我在你眼里是什么形象？”

“和你的冰箱一样。”姬发语焉不详地调侃着。

好吧，还能说玩笑话，看来心情挺不错的。殷郊心里缓慢地松了一口气，却涌上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她仿佛就是想看到姬发沉下脸，他怒斥自己是个婊子。

那又怎么样？她会嗤笑着回应道，你就喜欢我这种不是么？

但姬发偏生不会生气，是不是说明他其实并不在乎这件事？姬发的情欲好像只是一小簇火苗，在那一瞬间骤然点亮，但很快又消逝不见。她顿时思绪如麻起来，人怎么会没有性欲呢？一个人如果对另外一个人没有性欲，那是一种真正的喜欢吗？柏拉图式的恋爱真的存在吗？

但是殷郊自己也不见得多想谈恋爱，这是一道十分恐怖的悬崖，一旦靠近就难以勒马，她只是享受于别人投注在她身上的倾慕目光，不代表自己真的要屈尊降贵地去施舍、回应他们。

这么一想她顿时心里缓和了不少，匆匆吃了饭，很快就被生活中的匆匆忙忙给占据了多余的思维。

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感觉在学校里没有听说过姬发这个名字，两个人一旦产生了交集，顿时就如同产生了心电感应一般，在哪都能听到他的名字：原来姬发是学生会的，也是摄影社的副部长。

比如说现在，她正坐在化妆镜前让学妹们一个劲折腾的时候，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人在用摄像头瞄准自己。

殷郊眯着眼睛，抬头往亮堂堂的镜子里瞧，只见一个男生正端着相机对准了正在被手指轻轻托着下巴，用唇刷往花瓣般的嘴唇上点缀颜色的自己。此刻她的周围环簇着人，她在被当成一只芭比娃娃被摆弄着，耳垂在被人挂上精致的珍珠耳饰，头发在被卷发棒束成海浪一般的卷，脖子在被贴上带着些微凉意的项链。她下意识地视线躲闪了片刻，就在她嘴巴习惯性微微张开的那一瞬间，快门跳动，“咔嚓——”一声。殷郊有那么一瞬间萌生了薄怒的情绪，却在镜头被挪开，露出一张清俊的面容时顿时偃旗息鼓，原来是姬发。

“抱歉，”姬发把相机拿下来，真诚地说，“因为我觉得这一幕太好看了，你介意的话我会删掉。”

殷郊没有说话，等口红细致地勾勒出她姣好的唇形后，她这才慢悠悠地开口：“你给我看看？不好看我才删。”

姬发走过来，把照片调给她看。她瞥了一眼，确实不错，十分有氛围感。站在她身后给她做造型的学妹都在夸奖，哇塞，学姐真好看，学长拍得也好看！

“那你发给我吧。”殷郊对这张照片很是满意，她在那一瞬间恍然觉得自己是一名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正在被妆点着成为供奉起来的艺术品。

“很遗憾，我俩至今都没有微信好友。”姬发晃了晃手机，“殷同学，可以吗？”

殷郊当然不会拂了他的好意，把微信的二维码打开，她听到“滴”的一声，随后是啪啪打字的声音，过了一会她这才看到手机上弹出好友申请。

「你好，殷同学，我俩可以重新认识一下吗？」

殷郊失笑：“我俩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我们不是……”她迟疑了片刻，抬头轻轻看了一眼镜子里给她做妆造的同学，从她们的目光中窥到了一点蕴含着兴奋的八卦之意来。好吧，殷郊在某种意义上是个边界感很重的人，她选择三缄其口，不让自己成为别人口中的谈资，于是按照姬发的好友申请上的说明备注上：姬发。

“我马上把照片传给你。”姬发一边摆弄着相机一边说道，他的动作很快，过了一会殷郊就收到了这张图，她又点开原图欣赏了一下自己，这会姬发才开口问道，“你感兴趣加入摄影社吗？”

殷郊抬起头来，瞥了一眼镜子里的姬发，懒洋洋道：“我可不会拍照，你要不看看我的朋友圈？”

姬发露出一抹笑来：“我的意思是，你来当模特，我觉得你很适合上镜。”

“我现在在干嘛？”殷郊微笑道，“我就是在当模特。还是说，你想要我成为专属的？”

“遵循你的意愿。”姬发说。



“有什么好处吗？”殷郊慢条斯理地问道，“给我发什么打折券？还是说鸡蛋粮油？”

“后面的就算了。”姬发调侃道，“哦，鸡蛋还是可以的，殷同学可以在家里给自己来个brunch，不吃饭可是对身体不好的。”

殷郊对这个话题产生了一点兴趣：“譬如说？其实我觉得你做饭还是挺不错的，分享一下心得？”

姬发开始和她讨论用鸡蛋可以在早上做出什么简单但是足以饱腹的料理，此刻方才还围绕在她身旁的同学们已经四散开，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只有他俩还在无所事事地闲聊着。殷郊自己也猜不透自己和对方说的话是不是都意有所指了，更分不清是对方在有意包容自己，还是说他俩仿佛灵魂伴侣一般合拍，反正和姬发聊天给她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你怎么知道我早上不吃饭的？”殷郊认真听这位厨神讲述做饭的流程，点点头，随后突然开口问道。

姬发轻轻笑了一下，说道：“好吧，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在赌这种可能性。”

殷郊的眉头挑了挑：“我吃不吃早饭这种事有什么好赌的？”

姬发给自己找了个一张椅子坐下来，把自己的眼睛和殷郊的置于同一道水平线上，温声道：“如果你不喜欢吃早饭的话，我就多了一个和你聊天的话题，我想和你多说话。”

殷郊顿了顿，突然感觉自己心剧烈地颤动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她感觉这个控制她命脉的小东西即将突破那道薄薄的肋骨。

“好吧。”殷郊的嘴唇动了动，“你确实赌对了，我不爱吃早饭，而且你说的那些食物我还挺感兴趣的。你如愿以偿地针对这个话题和我聊了十分钟。”

“殷同学，我该给你付费吗？”姬发看了一眼手表，突然问道，“模特的费用按时间收费，现在我耽误了你十五分钟的时间，你想要什么补偿？”

殷郊抬头瞥了一眼不远处正在进行拍摄工作的同学们，有人在叫着她的名字。她起身路过姬发，掀起阵阵香风，一个劲地、招摇地散开，绕过姬发的身畔的还有她带着笑意的话：“那你周末帮我多拍点照片补偿我？”

殷郊今天的拍摄工作很简单，用摄影社同学的话来说就是光站在那里发呆都是一副很赏心悦目的画成了精，她心不在焉地往姬发所在的方位看，很明显这位大忙人只是在旁边看了一会就匆匆地走了，也没来得及给她打个招呼。殷大小姐又开始不愉快了，晚上的时候她一个人去了姬发打工的酒吧，大堂经理已经对这位对驻唱姬同学一见钟情的大小姐很眼熟了，很抱歉地告诉她今天姬发请假了，没空来。

什么情况？殷郊有点烦躁地思考姬发的下落，但他俩除却微信现在没有任何能够知道对方如今坐标的方式，她心头憋着一股气，拜托，明明是你追我，为什么装失踪的人也成了你？他是故意在钓我吗？

她回家后下意识去厨房看了一眼冰箱，自从那天姬发给她整理了一下冰箱后它就维持着原状，它的主人根本没有使用它的意识，最多从里面拿一瓶冰镇的酒水。那天的小龙虾还老老实实地躺在冷藏室的角落里，她也不确定现在还能不能吃，正准备扔了，塑料袋在手里松了又紧，摸出手机来拍了一张照片，发送给姬发：「这个还能吃吗？」

姬发的名字很快就显示成了“对方正在输入中”：「这都几天了 别吃了吧」

「别吃坏肚子了 不是说周末还要我给你拍照吗？」

殷郊眉头松了下来，随手把这袋小龙虾扔进垃圾桶，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打字：「其实也不是要你给我拍照 就是我想出去玩 找不到人陪我了」

姬发发了一串语音来，殷郊习惯性要点语音转文字，顿了一下，又把手机音量调大，凑近扬声器去听。他那边好像很吵，他找了个安静的角落在给他发语音，估计又去驻唱了，他那清亮的声音在磁场的作用下变得低沉下来，语气里充斥着笑意：“殷同学，你的表弟呢？你表弟的朋友呢？”

殷郊不甘示弱地也发语音过去：“我表弟也有自己生活的好吧，我哪能每天找他玩。”

“好吧。”姬发道，“那就晚安了，我很期待星期六。”

殷郊眼睛不自觉地瞪大了，错愕地问道：“不聊了？”

“殷同学，我还要上班呢。”姬发无奈地说，“虽然我是很想和你聊天。”

“那我现在来找你？”

“这么晚了，你可别来。”姬发这句话说得很快，很急切，她隐隐听到了拨弄琴弦的声音，“我会担心你的。”

“你今天不会又唱那个什么，谁要是爱上我我就让谁倒霉？”殷郊忍俊不禁地问。



「你要不猜猜我今晚唱什么？」

这我怎么知道？殷郊眨了眨眼睛，开始回忆之前在那家酒店里听过姬发唱的歌。其实她并不好评价这些奇奇怪怪的歌曲，用姜文焕的话来说就是“听起来有点精神不正常”。她随便发了几首歌名，过了好一会都没等到消息。此刻她感觉心里就像被一只手揪住了般，漫上一股淡淡的焦虑和酸楚来，这并不是什么好的信号，在她意识到自己这种被对方随意拿捏住的情绪波动后，她萌生了一点恐慌。

殷郊长吸一口气，把手机扔到床上，决定用热水来洗涤去这种对她来说不应该拥有的烦躁。她浸泡在暖意融融中，长发随意地扑散在水里，她的面容也沉在这看似给予人如同回归母亲子宫内的河流中，在这短暂的窒息中体会到了一点大脑被清空的极端快意。她在心里告诉自己，你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

## Chapter End Notes

如你们所见，我又很墨迹地把它发展为了用数字标章节……其实已经写完了 应该这周就完结！（画大饼中）

## Chapter 3

5.

很明显姬发不会给她这个机会，他一向都是擅长乘胜追击的人，就算前段时间在身体接触方面被无情地推拒了，他也只会反省是自己太过于急色。但他也不是个迟钝的傻子，殷郊对他有好感毋庸置疑，所以他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耐心，耐心地等待这位公主点头首肯他的表现。

于是殷郊才洗完澡出来，头发都还没来得及吹干，就收到了姬发的消息轰炸，全是视频或者语音的形式。她能看到那熟悉的昏暗背景，他又穿着第一次见面时那件背心，流畅的肌肉线条随着他拨动琴弦的动作而紧绷着，他的手指在影影绰绰中变得模糊不清，只能看得出来那是一双很有力、很纤长的手指。

她听到姬发说，大家应该也能猜出来，我最近心情很好，所以可能以后的歌都是一些很腻歪的情歌，如果想听以前那种风格的，看我什么时候彻底失恋吧！伴随着台下怀着善意的开怀大笑，他开始慢悠悠地唱着市面上十分流通的情歌，如果姜文焕在场的话就会这么评价：“如果他是Jay，以前唱的是《印第安老斑鸠》，那么现在就在唱《游园会》，腻歪得不得了。”

殷郊看着姬发模糊不清的侧脸，虽然光线很暗淡，但能够凭借他的歌声听出满腹的喜悦，他一个人在过春天，正在向全世界宣布他正在陷入爱河。

但是此刻对岸那个人的半只脚堪堪踏入这条凶险的河流，她对爱这种东西感到陌生，甚至恐慌。

完蛋了。殷郊的心又开始膨胀，她充分地感受到了姬发对自己的心悦之情，但这是否是她能够承受的一种情感？她的本我在蠢蠢欲动，她的超我又在冷静地让她克制住自己，这扇大门打开之后，面临的不一定是美妙的天堂，更有可能是善于伪装的地狱。

但是姬发在给自己唱情歌，歌声是一个很能传递人类情感的工具，偏生殷郊是个很能共情的她，她沉醉于这份汹涌的爱意中，整个人如同喝醉了一般飘飘欲仙，也开始不由自主地跟着和声。

她整个人窝在沙发上，斜斜地躺着，脸上是止不住的笑意，如果其他人看到她此刻的表情，一定会惊诧不已，或者说会被那明晃晃的喜悦给吸引到，姬发在用最适合讲情话的嗓子唱着情歌，那是一道无往不利的杀器，殷郊此刻确实在半昏半醒中沦陷了，她在那一瞬间把紧绷着的心神拉扯得松松垮垮，被一个人打动，随后爱上他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她在姬发的歌声中，周围吵吵闹闹的起哄中睡着了，这次没有姬发给她盖被子了，骤然的降温让她感冒，秋天从一声咳嗽中正式降临。她精神萎靡地从沙发上挣扎着爬起来，她突然开始想念有姬发给她做饭、打招呼的早晨。

随后她就等到了姬发的消息，他仿佛昨晚没有给她发过那些视频，语气很轻松地说着：“你好，请看这些桂花！”

殷郊看着那些团团簇拥着的，金黄色的小碎花，下意识吸了吸鼻子，却只能感受到憋闷，于是很幽怨地回道：“我感冒了。”

姬发很快就回复了：“不是昨天还好好好的吗？”

“这可能得怪你。”殷郊一边烧热水一边用撒娇的语气抱怨道，“谁让你昨天给我发那些视频了？”

姬发听着她含着鼻音的声音，小心翼翼问：“把你气生病了？”

“倒也不是。”殷郊道，“我昨晚听你唱歌在沙发上睡着了，没盖被子。”

“这样啊。”姬发松了一口气，又问道，“你吃饭了吗？”

“很明显我才起来。”殷郊开始翻箱倒柜地找药，生病让她说话都慢悠悠的，一副疲累得不太想搭理人的样子，不过这种冷淡倒是很容易被装出来的，只是她此刻在故作矜持，她在等姬发主动发问：“那需要我来照顾你吗？”

但很明显，姬发被她之前的拒绝态度给吓出了PTSD，他只能在言语上给予她关心，虽然给她点了药品和食物的外卖，但就是不肯说出他俩都需要的一个请求。

殷郊看着包装精致的、热气腾腾的小米粥，只能说心情是格外的复杂。她开始感到诧异，我居然在期待姬发来家里！难道我是真的很想和他谈恋爱吗？但爱是个很复杂的命题，她的脑子里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爱是源自什么？见色起意？色又是指色相，还是性吸引力？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会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她心想着，背后开始发麻，浑身仿佛是有人在用针不轻不重地扎着。

她吃完这顿饭后又拆开姬发买给她的药物，姬发还很耐心地告诉她这些药应该怎么吃。他的语速很快，但尽量在给她讲清楚，她能听到他的身后一阵喧哗，又是在人群汹涌中辟寂静之地给她发的消息。

殷郊回了个「好」，又问道：“你在哪呢？”

「学生会今天下午准备去团建 我在办公室这边 可惜你生病了」

「去哪团建？」

「就是我打工那个地方。」

殷郊的眉头轻轻地皱了起来，她用带着调侃的语气问道：“嚯 你又要去给她们弹琴唱歌了？”

「你想吗？」

这不是废话吗？殷郊明知道这是一道明晃晃的钩子，但她却不由自主地被吊了上去，心里涌上一股无名火来。她语气很冷淡地回答道：“你开心就好。”

姬发察觉到了对方骤然冷下来的态度，一时间也是顿了一下，不由得在心里失笑，果然不能把殷郊当成一名普通的、骄纵的女孩子，她并不会效仿电视剧里知道自己拥有被爱底气的女孩，蛮横地要求他只能唱给自己听，她很擅长去逃避一些自己不乐于面对的局面。好吧好吧，姬发温柔地说：“我开玩笑呢，我已经唱给你听了，他们都听不到，别生我气啦。”

“谁生气了？”殷郊只觉得吃了药那个劲突然上头了，她自觉得已经没心思去和姬发打来回球了，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下，“我头晕，我去睡觉了。”

“那你晚上要来吗？”姬发说，“你想听什么歌？我去练习一下，当然前提是你的感冒症状缓解了。”

“看你。”殷郊又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她能察觉到姬发的小心翼翼，谁都乐意于看到天之骄子对自己一往而深的痴情模样，能够得到这种人的垂青，也是对自身魅力的一种首肯。殷郊一向对自己的外貌很是自信，但是这同样也是一个困扰她的问题，如果姬发只是对她的脸萌生了兴趣，在他知道她的秘密后，会不会又轻易地退缩？她的脑子已经没空去思考这些问题了，她心想着，我给他一次机会吧，大不了从此以后她就效仿那柏拉图，这辈子只追求心灵沟通和理性精神上的纯洁恋爱。

殷郊在昏昏沉沉中睡着了，做了一场不能称得上美好的梦，惊吓中她的身体冒出一身冷汗，在清醒的虚脱中惊醒时已经夜幕降临，此刻身体比起早上的时候好了不少，她看了一眼手机屏幕，除却姬发的消息就是只有姜文焕的了，仿佛人们都在习惯她的突然失踪，不会——应该说不敢来主动找这位高岭之花攀谈，只有表弟姜文焕关怀地问道：“听姬发说你生病了？需要我来照顾你吗？”

她心里突然涌上一种空虚的寂寞，觉得一个人的夜晚真是没意思透了，不用做过多的思想准备，她就选择起床去洗漱。

殷郊不太喜欢化妆，但为了掩饰自己仍旧稍显颓靡的脸色，她还是给自己画了一个很是精致的妆容，叫了个车径直就直奔目的地。很明显她很容易成为人群中的焦点，姬发只是随意往门口一瞥，立马就发现了站在门口静静扫视着四周的她，她身形很高挑，穿着一件毛呢大衣，里面是白色的连衣裙，露出的腿又长又细，顺着腿部线条一路蜿蜒向上，被蓬松裙摆遮挡住的地方又变得丰盈起来。

姬发每次见到她都会被她的美貌震慑一秒钟，他无数次在心里庆幸自己也生得英俊，如果只有三四分的容貌，如何才能追上这种八九分的美人？他径直起身，在学弟学妹们疑惑的目光中去迎接这位公主。

殷郊稍微有点夜盲，在昏暗的灯光中她看不清一张张的面容，但在那一瞬间一束红色的光扫了过来，姬发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他关切地问道：“怎么过来了？好些了么？”

殷郊突然感觉自己喉咙发痒，她分不清这是胃里的蝴蝶在悸动，还是单纯是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身体的保护性反射，总之这是一道信号，一种情绪的微妙投射。她干巴巴地轻声说：“我没事。”

姬发问她：“我们单独找个位置坐？我怕你觉得太吵了。”他说着，用无奈的目光瞥了一眼那边正在闹哄哄进行团建活动的一团人。

“哦，没事。”殷郊露出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来，“到时候人家问起来，对我俩的关系多加猜测怎么办？”

姬发静静地盯着她的眼睛，在昏暗灯光中他的眼神变得很是晦暗不明，只不过转瞬即逝地，他也跟着笑起来：“那么请吧，殷同学。”

两位容貌出众的人同时出现总会带来一些话题，他俩一起走过去的时候，氛围依旧热火朝天，但已经有八卦的目光在殷郊身上巡视了。有的人认识她，隔壁建筑学院的大美女，他们开始悄声询问着彼此：“他们在谈恋爱吗？”

“不知道啊。”有个女同学说，“但上次殷郊去摄影社当模特，我看到姬发拍她了。”

另外一个同学嬉笑着：“我觉得他俩看起来挺般配的，你看刚才姬发有意无意往门口瞥，一看到殷郊来了，马上就站起来，多急啊。”

“但是他们有什么交集吗？”有人说，“他俩也是上次才加的微信。”

坐在角落的殷郊敏锐地听到了有人在提自己的名字，她竖起耳朵听了一下，突然也开始好奇起来。等姬发端着杯子走过来的时候，她突然开口，言笑晏晏地问道：“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姬发愣了一下，眯着眼睛回忆了一下，很坦诚道：“大一的时候吧。”

“什么时候？我对你没有印象。”殷郊心想，不应该啊，姬发这么出众的男生，她不至于在上个月开始才对他有印象。

“我上过殷教授的课。”姬发说，“然后我去办公室想殷教授一些问题，你刚好也在那里。”殷郊懵了片刻，开始思考自己当时去找殷寿做什么。好像是手机和钱包都丢了，只能去找殷寿借一下职工卡去吃饭，不过后来她的手机和钱包又不知道被哪个好心人捡到了，可能知道她是殷寿的女儿，所以直接还给殷寿了。

其实那件事给她的回忆并不太美好，她不太喜欢和自己爹打交道，倒也不是称得上没有亲缘关系，只是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和父亲这个角色相处，很明显殷寿也是如此，他俩之间就像隔着一层玻璃，摇摇欲坠，很容易打碎，但在那之前很容易被磕碰得鲜血满头。

“哦，这样。”殷郊不是很愿意提自己的父亲，但又很好奇他对自己的第一印象究竟是什么，别扭地问道，“那……我当时在干嘛？”

“你么？”可能姬发觉得这是个很美好的回忆，他不由得笑了起来，目光很温柔，“你进了办公室，看上去很不情不愿地叫了一声'Daddy'，看到我坐在那里被吓了一跳，害羞了，眼睛瞪得很大。然后殷教授一边责怪你不好好看着自己的东西，一边去帮你找职工卡和钱包，你看起来很委屈的样子。我不好说话，只能在一旁看书，你无所事事地看我在做什么，然后……”

“然后什么？”殷郊好像有点印象了，“你是选修了语言学？你不是化学工程的吗？”

“呃……然后就是，我发现我那个时候就很在意你了。”这时骤然晃过一缕红光，映照在姬发的耳垂上，看起来像是面红耳赤起来一般。

殷郊默然，又觉得好笑，她还以为他要说那个困惑他的语言学问题究竟是什么，没想到这么急切地就把窗户纸捅破了，这让她相当意外。

“是吗？”殷郊觉得自己的心里被一个个泡泡占据了，脆弱得一戳就破，距离防线被突破就差临门一脚。但是她现在意识还很清醒，她在劝慰自己学会见好就收，“那你后来是怎么知道我的？我也不是什么校园风云人物吧？”

其实你是。姬发心想道，殷郊可能自己不知道，她属于那种随便和谁说个话，甚至什么都没做，都能在BBS上被讨论上千楼的腥风血雨体质，这可能就是美人的烦恼？不过他也不是情商低下的人，自然不可能道出这种容易让人翻脸的实情。他的手在椅子上一下一下敲着，目光在她眼睛上驻足，轻声道：“因为我一直在观察着你。”

殷郊自认为习惯了被各种目光注视，此刻也有点头皮发麻，耳根悄悄发烫着，她恍惚地思考着这短短几分钟心绪不宁的影响因素，嘴上却冷静地回击着：“那么你从我身上观察到了什么？”

姬发心想，她压低声音说话时的声线倒和长相不符合了，没有那么娇俏可爱，倒有股少年的清亮爽朗，配合这么一张脸，真是显得雌雄莫辨起来。

他曲起食指抵在下巴上，做出思考的样子。

殷郊的神色随着他的思考而逐渐变化。

“你想要知道吗？”姬发脸上浮现出一点笑意，把殷郊的心勾得七上八下的，情不自禁点点头，但她还没来得及听到答案，就听到身后有人在呼唤着她的名字：“学姐！殷学姐！”殷郊一下子神志清醒过来，闻声扭过头去瞧，身子也下意识往后缩了缩，想要极力无视两个人不知道何时突然变得很近的距离，如同逐渐沸腾起来的水被投入了一块冰，冷热交替之间氤氲出暧昧的蒸汽。

原来是认识她的学妹来给她打招呼了，她礼貌地微笑着，酒杯在她手中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姬发注视着她，像一名护花使者一般沉闷地坐在一旁，目光在她手上澄黄色的液体上驻足了片刻，随后又观察着殷郊一饮而尽后的神色，自己也在哄闹声中端起了一杯，苦味在舌根盘旋着，他只抿了一口就迅速放下杯来，思索着殷郊怎么会喜欢喝这种味道的东西。虽然平时就有殷郊喜欢在压力大的时候去酒吧独酌的传闻，但她酒量很明显不行，才喝了几杯就开始红晕满面，清亮的眼眸也逐渐迷离起来。目光始终在她身上的姬发观察到了她喝醉了这件事，伸出手接过给她续满的酒杯，沉静道：“我替她喝了。”

原本闹哄哄的室内有那么一瞬间寂静下来，一群人都面面相觑：他俩不会真的有什么吧？八卦和好奇一下子发酵起来，建筑学院的学弟忍不住心直口快地问道：“你和学姐什么关系？”

被酒精给熏得昏昏沉沉的殷郊也抛弃了以往的形象，囔囔着：“对呀，我和你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不让我喝！”

姬发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是我单方面在追求你，可以么？”

殷郊被惊得一下子酒醒了一大半，她很深刻地认识到姬发对自己抱有不纯洁的喜欢，但没想到他会当着这么多人面说出来。虽然已经习惯了成为视线的焦点，但她还是变得更加面红耳赤起来。

她一下子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嘀咕着：“我……我出去一下！”

姬发生怕她喝多了走不稳，甩下一句“失陪”就跟着跑了，被留下的人交换着彼此或是震惊或是兴奋的眼神，氛围在俊男美女八卦的作用下达到了顶峰。

殷郊凭着一点清醒意识弯弯曲曲地跑到了大厅，姬发也不好随便上手去拽人，只能维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直到她跑到了电梯口，抚摸着自已的胸口，蹙眉道：“我好闷！”

姬发在此刻爆发出了十分罕见的耐心，轻声问道：“你愿意让我带你下楼吗？”

殷郊把手伸出来，哼哼唧唧着：“你这话说得，我还以为你要带我去开房。”

姬发怔愣了片刻，他对天发誓自己现在可没这种想法——但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一定。他轻轻地捉住对方那只滚烫的手，下意识用食指摩挲了一下，意识到自己的失礼后又克制地往后缩了缩，抓住了她的手腕，拉着人稳稳当当地进电梯。

殷郊在接触到他如同玉石一般温润的皮肤后就安静了下来，老实地被他牵着走，两个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再塞一个人。他拉着殷郊出门，在门口的一座水池边驻足，扶着她坐下后，自己是彻底被夜风给吹醒了，脑子里一下子闪过方才在酒吧里的所有画面，不经意地抿了抿嘴唇。他其实觉得去酒吧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但在此刻这件事变得有意义起来。他垂眸盯着赋予这件无聊的事价值的当事人，她正撑着脑袋双目溃散地盯着不远处静静伫立的雕塑，突然一张艳丽的脸皱起来，生气道：“那个雕塑和这街景、建筑根本不搭，是谁设计的？”

姬发盯着她生气时格外生动娇艳的面容，只觉得好笑，顺着她的话安抚道：“那我们未来的大设计师以后就负责把它换掉。”

“不行！我现在就要换！”殷郊开始无理取闹，嘴里含含糊糊地不知道念叨着什么，“我的电脑呢……我要重画……”她猛地一下站起来，但被酒精熏得昏昏沉沉的她一阵腿发软，身体不受控制地向身后的水池栽去。

姬发本来还在笑，见状瞳孔紧缩，眼疾手快地赶紧去拉，却被人扯着领带一块倒进了水池里。殷郊的头倒栽进水里，夜里泛着冷意的水将她的神志唤醒，她隔着粼粼波光惊恐地瞪着水面上那个摇晃着的模糊人影，从那张清俊面容上窥见了难得一见的慌乱神情，随后她感觉自己呼吸到了令人心安的空气，两个人都心有余悸地剧烈喘息着。

殷郊回过神来一看，两个人以一种格外暧昧的姿势紧紧依靠着，姬发半压在自己身上，浑身也跟着湿透了，一股又湿冷又滚烫的触感隔着衣服传递过来，让她觉得自己也跟着烧了起来。

“呃……谢谢……对不起。”清醒过来的殷郊尴尬地道谢，整个人想要往后挪一点，却发现

对方算是坐在自己身上了，她被压得纹丝不动。湿漉漉的衣服黏在身上，殷郊不适地扭了扭身子，却见对方冷峻的面上流露出一丝僵硬，欲言又止地瞥了她一眼，那眼神里蕴含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随后姬发沉默地松开她，站起来身来拧着自己衣服上的水。

七月流火的季节，夜里更深露重，就连姬发也忍不住打了个寒噤。现在赶回学校已经来不及了，幸好两个人来的时候都没带什么东西，他一贯聪慧的脑子很快就判断出两个人接下来应有的去向，也顾不得戳破了窗户纸但对方还未接受自己这种尴尬局面了。

姬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默然片刻，目光又投向了殷郊。

“怎……怎么了？”殷郊还处于恍惚的别扭中，意识到自己被人瞧着，还以为对方是被自己连累得如此狼狈不堪，终于生气了，也是一阵愧疚，急切地问道。

“我没带身份证。”姬发慢悠悠道。

殷郊迷迷糊糊地“哦”了一声，随即意识到重点不是这个，疑惑地问：“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因为没带身份证不能开房。”姬发耐心地解释后，盯着对方一刹那震惊后又涨得通红的脸，贴心地问道，“怎么了，你也没带吗？”

“你还记得我俩不是一个性别吗？”殷郊犹豫了许久，低声质疑道。

“我不会对你做什么的。”姬发马上回答道，又想起来刚才自己貌似在酒吧里公开表达了对对方的追求意愿，脸上不由得浮上一抹赧然，补充了一句，“虽然我确实喜欢你。”

殷郊猛地被直球迎面而击，脑子被锤得昏昏沉沉的，但又想起来他曾经在自己家里坐怀不乱的本事，所有疑虑都烟消云散，自认为要坦坦荡荡，一下子语气也正经起来：“好吧，我相信你的人品，你不是那种趁人之危的人。”

她打了个冷战，这才站起身来，两个人仿佛被施加了霜冻 debuff 一般，步履缓慢地往最近的酒店走。

殷郊在一旁默不作声，一脸纠结的模样。姬发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突然开口道：“殷郊，你在想什么？”

“呃……”殷郊面上一副很困扰的样子，“其实我还挺喜欢你的，但是……”

“你就怎么？”就算对方接下来的话很有可能要将他的初恋掐死在襁褓之中，姬发也能维持镇定，一本正经道，“要不趁现在我们好好聊聊？我想知道我输在了哪里。”

“什么输在哪里？”殷郊被绕进去了，抿着嘴唇思索了好久，随后又别扭道，“这我不能告诉你。”

姬发失笑，十分诚恳地道歉：“好吧，你不想说，我也不强迫你说的，我等你想告诉我那一天。”

殷郊心虚地沉默着，突然漫上一股恐慌来，她不敢随意许诺别人，给予他一道以自己的情绪作为凭借的空头支票，但她也害怕姬发以后会有失去耐心的那一天，会选择离开自己，去寻找另一个能够给予他正向的爱的人，那是她不愿意见到的事。

两个人就这么一路沉默着走到了附近的酒店，前台对浑身湿漉漉的两人连多的眼神都没有给，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把房卡递给殷郊之后就继续闷头玩手机了。

随着“滴”的一声，房门应声而开，姬发礼貌地扶住门，示意殷郊先进去。

殷郊浑身僵硬地迈进这黑黢黢的深渊，不敢去打开触手可及的光源，随后她的身后传来一道热源，姬发伸出手越过她的肩膀，“啪”地一下点亮了这昏暗的空间。

“你先去洗澡，这里没有多的衣服，只能先用吹风机帮你吹干。”姬发道。

殷郊回头扫了一眼白衬衫也黏在身上的他，心里的愧疚翻涌着，小声道：“那你呢？你冷吗？”

姬发摇摇头，径直打开衣柜去找浴袍和拖鞋，把衣服递给她又道：“不用管我，你把湿衣服脱下来挂门口就行。”

殷郊抿着嘴唇进了浴室，盯着镜子里形容狼狈的自己，心想着应该没人会对此刻的她心怀不轨，更何况是一直这位以来彬彬有礼的纯良好学生。她稍微松了一口气，于是开始别扭地开始解头发。一款精致的发型往往离不开辅助道具，她光是把夹子和发圈取下来就花费了漫长的时间，伴随着沉默的呲牙咧嘴，这微微蜷曲的头发终于披散在了她的肩膀上。此刻她才发现一个问题，今天穿的这条裙子拉链在背后，今天穿的时候就废了老大劲，就算她再瘦也不可能不解开拉链直接把裙子脱下来。

殷郊几欲窒息地深吸一口气，在浴室里迷茫地思索了许久，这才压着嗓子叫了一声外面人的名字。

姬发宛如一座雕像在床边矗立了许久，他想尽力让自己不去听浴室里的任何动静，洗澡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把这件事往浮想联翩的方面靠拢是十分冒犯的行为。但是十分钟过去里面毫无动静也是一件让人十分疑惑的事，他非常想去敲门问殷郊是不是酒劲上来在里面睡着了，但是此刻那间小小的屋子就像是被施加了一道禁咒，他被困在外面动弹不得，稍微靠近就会遭受惩罚。直到殷郊低哑的声音出现在他的耳边，他才如释重负一般快步走过去，隔着门轻声问道：“怎么了？”

殷郊缓缓推开门，背对着他，不敢回头去看：“你能帮我解开一下吗？”

姬发垂眸，只见殷郊用手撩开披散在脖颈后面的长发，露出把背部包裹住的布料，很明显需要他帮忙的就是把那道细细的拉链解开。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抬手，手指捏住拉链头，手往下压，只要它没有卡壳，这就是个一秒钟就能完成的任务，但姬发的动作极为缓慢，他能看到随着自己的力施加，蜜色的皮肤逐渐暴露在空气中，如同山谷中的皑皑白雪，夹在衣服构成的群山之中。拉链垂落到了尽头，布料将山峰起伏的弧度勾勒出来，但又将连绵的缝隙藏得严严实实，上面倒是看起来不太纤细，但是充斥这皮肉洋溢出来的旺盛生命力，匀称地贴在骨架上，散发着盈盈的光泽。

姬发的目光很快就收回，但空气在不知不觉中突然热了起来。

殷郊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不对劲的气氛，半边身子侧过去，衣服被胳膊夹在腋下防止它突然松开掉下来，头发被拨到了胸前，锁骨连成一条柔和的线。

姬发顿了顿片刻，突然面上露出一丝难堪，如同被烫伤般迅速松开手，往后退了一步。

殷郊感受到衣服松垮垮地搭在身上，正准备进浴室去洗澡，闻声疑惑地回过头，先是扫了一眼姬发难得浮现出尴尬表情的脸，目光从他暴露在湿透了的白衬衫下的矫健身材一路滑下去，来到了无法被忽视的鼓起部位上。

两个人都沉默了，殷郊有些呆滞地张了张嘴，一时间不知道是该骂他不知道羞耻还是调笑一句精力真好，姬发白净的脸此刻爬上了一抹红，看着倒是比皮笑肉不笑的时候生动许多。

殷郊残存的酒劲一下子冲进了血液里，她突然察觉到了酒精开始在她的血管里爬行，但她还是开始不受控制地胡言乱语起来：“呃……挺大的。”

姬发眉头皱了起来，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

殷郊吞了口唾沫，自己还没意识到刚才说了什么，反而开始替他解释：“你不用觉得尴尬，这是很正常的生理反应。”

“我知道。”姬发眯起眼睛，轻声说道，“你会生我气吗？”

“怎么会？”殷郊生怕他觉得难堪而情绪低落，急切道，“不是都说了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吗，每个人都会有的，我为什么要因为这种事生气？”

“因为……”姬发目光紧紧停留在她的眼睛上，擅长于诡辩的他此刻也停顿了片刻，思索了一下接下来的说辞可能导致的后果，但最后还是选择破罐子破摔，声音压得很低，“这是因为你……”

他的省略让这句话变得相当有暧昧，殷郊顿时脸涨得通红，但姬发在她含着羞恼的双瞳里捕捉到了一点暗喜。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对于这个比自己还大一岁的女孩的小女生心思，他揣摩得一清二楚，只觉得这是稚嫩的可爱。

殷郊转过身来，但还是捂着自己的胸口，突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他，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姬发耐心地沉默着，静静地矗立在枝头下，等待着玄鸟天真的下一道指令。

她咬着嘴唇思索着，仿佛是在说服自己，过了至少一分钟这才犹豫地开口：“让我看看。”

“什么？”姬发的瞳孔惊诧地放大，喉结不自觉地滚了一圈，这件事实在太过于突然，绕是一向反应和思维极快的他也很难马上对此作出反应。

殷郊也不知道刚才自己是怎么想的，脑子里一片空白，支支吾吾道：“我……我感觉你憋着挺难受的，这不是因为我才……”

姬发沉默了片刻，语气无奈里又含着隐隐的怒火：“如果每天都有人因为在路上对你看了你一眼而不自觉勃起，你也会对他们这么说吗？”

殷郊借着他几乎是羞辱的假设失神了一瞬，如果是其他人对着她悄悄硬了，对方可能会绅士地强迫自己不要去随意意淫，也有可能放浪地想着她自慰。这种构想令她感到一阵恶寒，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但转念一想，如果是姬发这样呢？她仿佛并不抵触对方对自己产

生这种念头，仿佛性欲是伴随着爱意一同降临这个世界的。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